

政本

章士釗

爲政有本。本何在。曰在有容。何謂有容。曰不好同惡異。欲得是說。最宜將常今時局不安人心惶惑之象。爬羅而剔抉之。如剝蕉然。剝至終層。將有見也。

往者清鼎既移。黨人驟起。其所以用事。束縛馳驟鹵莽滅裂之弊。隨處皆有。國人乃皇皇然憂。以謂暴民終不足言治。羣相結合。肆其觚排。有力者利之。從而構煽。鬼蜮萬狀。莫可究窮。黨人不勝其憤。暴起而驟。如黔之驢。卒爲眈眈者斷喉盡肉以去。由今計之。國中不見黨人之迹。幾一年矣。此其得失功罪。自非今日所能論定。惟前之所銜於黨人。而以爲暴者。至今宜無有。反之。所屬望於黨人以外。而以爲治者。至此宜稍稍見端倪焉。此吾人應有之覺心也。而今何如者。

一年以前。似聞人之恆言曰。有強國之憲法。有弱國之憲法。有亡國之憲法。所謂亡國憲法。即指臨時約法而言。當時四方之所爭執者。在總統大權一點。右之者以爲總統而有權。國即強。否則弱且亡。愚爲平情論之。謂彼以大權與強國。併作一詞。意在權朝至而國將夕治。此亦必無之理想。特曰權者爲所以強國必由之道耳。然邇者國會滅。憲法草案消。約法之効力久停。今且一如政府之意。以增以削。是元首大權。全然無礙。已非一朝一夕。所謂強國。其效果何如者。雖曰元氣過傷。百端待理。莽年三月。斷難有成。然君子之觀國也。不於其治而於其意。一載以還。風聲所播。大略可見。今不

言效果而言希望。又何如者。且漫云強國。妄人猶病其誇矣。即自保其弱。懦夫且嫌其難。今祇求其僅免於亡。止矣盡矣。則又何如者。

興言至此。最易流於悲觀。發爲過激之論。愚且極力自鎮。除客氣務盡。而唯質之內籀歸納之方。事實既詳。然後著爲概說。夫夙昔以爲憂者。非外力之深入乎。而今則有加無已也。有加無已。而吾惟解所以媚之。於是媚外之道。亦與之繼長而增高。前清之外務部。宜望塵而莫之及也。夙昔以爲憂者。非財力之困乏乎。而今則有加無已也。有加無已。而吾惟知借債以彌縫之。愈彌縫而愈困乏。愈困乏而愈不得不彌縫。坐是外人益益持吾短長。國款日見押。國產日見消。路鑛日見失。甚且土地日見蹙也。夙昔以爲憂者。非人民生命財產之危險乎。而今則黃河以南。長江以北。數千里之地。悉蹂躪於家狼。焚燒淫掠。無所不至。政府傾南北勁旅數萬衆以合圍之。卒莫能克。時乃兵匪交通。共肆荼毒也。前者南京不毀於所謂亂黨。而毀於所謂國軍。而今則西北之元元。困於匪而又困於兵也。夙昔以爲憂者。非行政不能統一乎。而今則內而部自爲政加甚也。外而省自爲政加甚也。地方財政之不可理加甚也。人民之感其痛苦又加甚也。夙昔以爲憂者。非革命之子。起自田間。粗鄙近利。不解政治乎。而今則方鎮大員。莫或識丁。清流之士。四方屏迹。其他販夫走卒刁生惡胥革員廢吏之蠅集蟻附。儼然操數萬萬人之生命於其手而惟所欲割。其勢日進而未有已也。夙昔以爲憂者。非天下不定。商工失所乎。而今則「兵亂日聞於郡縣。賊盜徧擾於城鄉。商賈不行。農機停業」。又烈於前也。而且武夫屠伯。奸紳猾吏。日借法律以爲殺人之具。人不自保。何意謀生。因之企業愈停滯。利子愈下落。誠不知伊於胡底。

也。夙昔以爲憂者。非黨禍之烈乎。而今則無京無外。暗闢彌厲。掌政權者非某派不能。掌兵權者非某系莫可。大派之中。又含小派。正系之內。復分旁系。派派相牽。即系系相抵。恍若國家可亡。派若系不可亂。見象之惡。又非可以言語形容也。凡此種種。隨筆所之。已至滿幅。讀者試思之。此其爲說。容有未然者乎。

以是之故。社會心理。乃隨其人之賢否。心之冷熱。力之大小。位之高下。應於時勢以呈其印象。分而驗之。可得言焉。一派則不賢而得勢者也。此將充其慾心與強權之所至。以腴民膏脂而自肥。國家之危亡。彼果知之與否。乃視其不賢之限度以爲衡。大凡不賢之尤者。其知之彌真切焉。是故不知者僅以經常之貪量。肆其所圖。而知者轉以猶太富人之思。堅其倒行逆施之志。一派則賢而依勢者也。茲所謂賢。亦有數等。其上自審其政略不能見容。而又不欲違舍政權。免至時會之來。無能驟進。以故虛與委蛇。俟時而動。此自其光明面言之者也。若黑暗面。則明知天下將亂之機。終不以易其目前榮樂之計。強暴之爲。以法律文之。立乎公廷。居然以之指導天下。私居論議。則又抱頭太息。痛陳其不得已。以冀收清議於無形。其在習爲奸智者流。則又造作語言。紙排異己。回護亂政。矜爲通識。舉凡貪勢近賄縱欲敗度一切之計。幾無不可張皇粉飾。以號於衆。謂從政亂邦。在理宜然。相習成風。了無愧畏。一派則不賢而失勢者也。此其設心。與不賢得勢者。了無以異。今雖失之。而終日蠅營狗苟。正謀所以復之。而俟得倏失。又小人之所恆有也。又一派則賢而無勢者也。此其人一旦得勢。其行徑亦將與前所謂賢者。宜無不同。然以其失意也。所以昏其智者不烈。而夜氣之存較多。見夫政治污穢。道德淪喪。外

禍環迫。武夫橫行。其不持消極之見。以爲中國必亡必亡。而已得過且過者。又十無一二也。之四派者。雖不足以盡天下人之心。而以概政治上之人倫。大抵不甚相遠。就中不肯而冥頑。全不知國家爲何物者不計。祇求其有猶太富人之思想以上。則無論賢愚智鈍。窮通上下。又有一共通之覺念。主於其中。是何也。卽莫明其故。認譊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。以爲變亂之至。無方無時。吾人既求所以治其國而不得。其次之所當爲者。亦惟全吾軀。保吾妻子。豢吾姬妾。華吾輿馬。樂吾撈蒲。縱吾酒食。並充其力之所能至。以擢其所萬不應得之財。預爲亡國後之生活計而已也。

夫至全國人舉爲亡國之預備。是其國有亡徵。無可疑也。所謂亡徵者何也。亦如前言。外患益益迫。財政益益窮。盜賊益益橫行。地方政治益益紊亂。工商業益益衰敗。官僚私闖益益急激是已。夫國之盛衰。古今時有。轉危爲安。例亦不鮮。如是種種。竟釀成國亡無日之通感焉。抑又何也。此童子可得而答曰。爲國如爲醫然。得其方則治。否則亡。今茲國有亡聲。必也未得其方也。惟治道百端。觀縷莫盡。所謂方者。又何方也。自愚觀之。爲政在人。人存而政即舉。政治之得失。無不視人才之得失爲比例差。故政治爲枝葉。而人才始爲本根。今日爲政未得其方。亦以用才未得其方一語概之足矣。

愚今言用才。所謂用者。易生誤解。今請以說明之。用人曰用。自用亦曰用。天之生才。而適有相當之職分以發展之。舉曰用。用才云者。乃盡天下之才。隨其偏正高下所宜。無不各如其量以獻於國。非必一人居高臨下以黜陟之也。人恆曰。吾國人才消乏。是則然矣。然愚謂苟悉其消乏之量。以致於於用。國事斷非不可爲。此本論之前提也。昔者英儒穆勒。嘗以人才譬之貨棧。必使一國之才。盡趨於

棧。則棧力厚。否則貧。意謂國有一分之才。即當使之自覺其途。以入於政。而政始良也。此在人才最富之英倫。其學者猶以爲言。才難之國如吾。又焉待論。夫吾國史家。最惡奸佞。而奸佞之著。首在蔽賢。反之君子登朝。其所急務。乃在進賢而退不肖。而賢才之一進一退。恆不必有時地之不同。往往今日權奸當國而羣賢退。明日儒臣在位而羣賢復進。人才不出此數。而一爲翻覆。政之清濁形焉。是可知用才不得其方云者。易詞言之。人才不得所之謂也。

不得所有二象。一用事者失其才。一不用事者失其才。用事者之才。其義古。不用事者之才。其義今。用事者之才。譬之於人爲魄。不用事者之才。譬之於人爲魂。用事者云云。意至明了。無待申說。不用事者。首推議會。議會者以監督行政爲務。監督行政。雖不與於行政之事。而政府以此無敢失職。其有功於政治。與用事者固無殊也。故兩部者。有若輔車。相依爲命。一部喪其德。病在麻木。兩部喪其德。立得死亡。今吾人日聞呻吟之聲。其或將至死亡之候乎。然前言之矣。無才云者。乃比較之詞。非絕對之義。一國之才。不足治一國之事者。世固有之。而吾尙不欲以此自呪。惟語有之。繩之絕也。必有絕處。吾今困頓至此。其受病處究安在乎。愚嘗爲徬徨而求之。得四字焉。曰好同惡異。

好同惡異者。披其根而尋之。獸性也。治生物學者。言鴻荒之初。萬物俱生。以同殘異。漸遺今數。故生物爭存。律曰同化。讀者亦知前此張勳縱兵南京。今者白狼橫行西北。遇物輒掠。遇屋輒焚。遇女輒淫。遇人輒創。千年以前。歐洲異族相殘之所不忍爲者。而吾之兵若匪悍然爲之。是何故耶。此無他。好同而惡異也。惡人之財產身分。不與己同。必毀滅之。使盡同於己而後快也。此以知吾之野性。至今未

除。顯之則用於兵戈。隱之則施之政治學術。而數千年治亂循環。社會機能。卒無一日可以發達如歐美今日者。皆爲此野性所縛之故。讀者其勿駭吾言也。前世紀中葉。英儒梅因以研求古法有重名。曾謂印度未逾宗法社會一步。而吾國剛逾一步。遂乃永遠不進。因斷定『社會沈滯不動。本人種之通則。而奮發前進。乃其例外』。夫通則者何。同也。例外者何。異也。社會化同以迎異則進。剋異以存同則退。是故哥白尼之言天。奈端之言動。達爾文之言天演。歐人迎之。遂成爲新舊世界相嬗之樞機。當時立說之不合於羣衆心理。殆過於爲我無君兼愛無父之說。倘歐人視若洪水猛獸。亦如吾之所以排楊墨者而排之。則歐洲之文化。至今無過於吾可也。問膏論之。吾之學術。莫盛於周末。西方幾何邏輯以及其他物質之學。爲諸子發其萌芽者。不少概見。苟能適如原量。布於人寰。善用其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術。不以利祿之途。迫人尊孔。則以吾東方神明之胃。推尋簡證。至於二千餘年之久。而不羣制高華。國力膨脹。與今日歐美諸邦。齊驅而并進焉。愚未敢信也。而不幸苟簡之思。單一之性。牢固而不可破。遂凌夷至今。莫可救藥。推原其朔。則此種苟簡之思。單一之性。乃自原始社會進演遞嬗而來。無他。好同惡異之野性也。

其在政治。尤有甚焉。專制者何。強人之同於己也。人莫不欲人之同於己。即莫不樂專制。故專制者。獸欲也。遏此獸欲。使不得充其量。以爲害於人羣。必賴有他力以抗之。其在君主獨裁之國。抗之以變。則爲革命。抗之以常。則爲立憲。抗之於無可抗。則爲諫諍。由三代以迄前清。立憲之義。非吾所有。有之亦惟革命與諫諍已矣。歐人之言革命者。咸信革命一度。人民之政治力。必增一度。廬梭之流。

信之尤篤。而吾乃不然。吾歷史上之革命。非能有良政略。必摺其惡者而代之。非能創一主義。必革其無者而以行之。徒以暴政之所驅。飢寒之所迫。甚且陰謀僭志之所誘。遂出於斬木揭竿之舉。以遂其稱王稱帝之謀。其成也。彼乃復爲專制如故。不成則前之專制者。又特加甚。首難者死。餘戢戢如犬羊。伏不敢動。惟所踐踏。舉數千年之政爭。不出成王敗寇一語。其中更無餘地。可使心乎政治者。在國法範圍之中。從容出其所見。各各相衡。各各相軋。因取其長而致於用。以安其國。以和其人。無他。專制好同之弊中之也。各方意見。既無法自由表示。以施於政事。而於無可如何之中。微有鬱而必發之象。則於諫諍見焉。諫諍者亦隱消同勢所由生。非專制之所欲也。於是諫諍與專制。其勢力相與消長。而吾之學者。每以君能納諫與否。卜世運之隆污。稱美重臣。每曰正色立朝。指斥姦佞。則曰阿諛取容。伊尹周公。諫其君者。言至深而事至迫。存之於書。以著太甲成王爲賢君。而伊尹周公爲良相。即漢高唐太。號稱英主。亦不能有遠於張良魏徵之言。桀紂幽厲始皇之亡。其臣之諫詞無見焉。非其史之遺。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。夫諫者何。不肯苟同於君之謂也。是故有時天子與宰相辨可否。天子曰不可。宰相曰可。天子曰然。宰相曰不然。有時諫官與天子爭是非。天子曰是。諫官曰非。天子曰必行。諫官曰必不可行。甚且檻可以折。麻可以壞。簿鹵可以遮。中使可以殺。幸則受者改容而遷善。不幸則施者浴血而陳尸。皆無非一同一異之辨也。其在歐洲。則進而言立憲。立憲云者。以法律遏君之欲。使不得爲同以亂政也。英倫千二百十五年之大憲章。爲條六十有三。是乃民與君約。此六十三事者。有如此書。自非然者。爾不得強吾同於爾也。千六百八十九年之人權宣言書。兩部共爲條二十五。是亦民與君約。此二十五

事者。有如此書。自非然者。爾不得強吾同於爾也。英人於世界民族中。誠不媿爲先覺。彼既認明王權不當絕對。即創爲根本大法。使國中賢智。得所準據。以發揮其意氣。而若政若法之因仍變化。舉在種種意氣相劑相質之中。而極端之民政。轉得養成於君政之下。且爲他共和國所莫能及。非偶然也。今人豈稱英之內閣政治矣。亦知此制胡自而生乎。白芝浩者。曠世寡儔之政論家也。嘗著眼於巴力門論鋒之烈。謂英倫政治。實先天下而以評政爲政。其所以致此。則以內閣政治之故。愚謂白氏此言。微有倒果爲因之弊。蓋必國家先容有反對者之發生。而後有內閣政治。斷非異軍蒼頭特起。創造一內閣政治。以期反對者潛滋暗長於其中也。要之英倫政治之成功。其因在反對者之得力。無可疑者。其政府黨。在政治用語曰『王之僕。』在野黨曰『王之反對黨。』以王爲標準而反對之。是以王當天下之衝。與君主不能爲惡之原則。不期而相叛。故此語初出。人頗駭之。而英人卒奉爲科律。用臻上理。梅依曰：『政黨之德。首在聽反對黨之意見流行。』穆勒曰：『一國之政論。必待異黨相督。而後有執中之美』又曰：『二黨之爲用也。其一之所以宜存。即以其一之有所不及。而其所以利國。即在此相攻而不相得。乃有以制用事者之威力。使之常循理而慄慄。』皆此物此志也。

由是觀之。好同惡異之爲賊於政治。可以明其故矣。今更略而言之。專制之國。君誠至尊。而亦專欲難成。衆怒莫犯。其能持盈保泰不至隕越者。亦必首有立朝侃侃之臣。次有敢諫直言之士。以折其同而表其異。以言立憲。則最初嚴制其君。使不得爲同。次由一黨代君以執政。而所以摧其同者。亦主於一黨。堂堂正正。交綏於議會之中。此外新聞著述。又各以自由而爲同異。此所以爲政治之大觀也。讀

者明辨乎此。可以進語共和政治矣。

昔者法儒奢呂。著『民政與法蘭西』一書。倡言君政民政之分。不在精神而在形式。英儒梅因和之。稱其所言爲政治學上一大進步。就此細論。本篇實無餘幅。惟愚敢言曰。奢呂之說。實爲精確無倫。今依彼立言。共和之與他國體異其形式者。不外元首之不由世襲。元首既不由世襲。則凡歷史所傳。民之以革命。以立憲。或以諫諍。謀制其君之同勢者。至此舉無有。在法宜若國中各方面之勢力。最易尋其邏輯上之途徑。尤類至盡。以達於政治。而孰知證之事實。竟有大謬不然者。大凡共和之成。每由革命舊制初覆。首難者即欲出其理想上之組織。施之國家。勢將與國中舊有利益。方方衝突。於斯時也。一國最強之權。握於少數之主動者。彼恆易濫用其權。強人就己。殊不知物之不齊。乃物之情。獨裁無上之君。且不能執一以馭萬。何況以共和之名相號召乎。其極也。必至反動大起。國本以搖。時則反對中之強者。又每能收拾人心。翻而覆之。一國高權。收於其手。以理言之。彼目覩前用事者之失敗。宜力反其所爲。而急以調和情感爲務。而史證相告。則殊未然。彼之逼拶國人。使之附己。較之彼所受於前用事者。必且逾烈。其極也。遇反動而取滅亡。又與前同。如是展轉。如環無端。民不堪其擾。國不勝其煩。而人之視共和。遂若螻蚋之不可近。法蘭西革命史。其所以詔吾。以茲爲最有益之教訓。千八百七十一年所謂第三共和。其不復返於君主。蓋亦僅矣。其所以致此者無他。皆好同惡異之一念誤之也。滿清乍倒。愚執筆於上海民立報。見夫舉國若狂。一往莫復。曾將奢呂梅因之說。反復說明。意在促革命者之注意。使不懷極端之見。視政實爲前清所有者。悉毀之而不顧。人物爲前清所重者。悉拒之

而不接。以致釀成反響。更生政變。由今觀之。吾說未嘗有力於當時。可以想見。雖黨人失敗。是否全由新舊社會之不相容。尙待推論。而彼未能注意於益利不同之點。極力爲之調融。且挾其成見。出其全力。以強人同己。使天下人才盡出己黨而後快。又其中有所謂暴烈分子者。全然不負責任。肆口謾罵。用力擠排。語若村嫗。行同無賴。因之社會之情以傷。陰謀之局以起。則事實具陳。無可掩也。黨人既敗。而敗之者。又惟恐歷史其或欺予。謹循前例而加甚焉。朱教仁演說於南中。斥及中央之失政。此在歐洲。特尋常之尋常。而樞要以之通電天下。指爲奸國。盜賊乘之。以喪其身。國卒以亂。夫暴徒誠可以除。而議會中反對借款質問俄約之爲。既曰議政。亦安能免。而亦稱爲斷送國家。殘民以逞。列於文告。聲罪致討。政無古今中外。斷未有百賢在位。中無一佞。滿清季年。江春霖胡思敬之流。嚴劾權貴。揚其直聲。而民國三年。民直蕩盡。獨吾家太炎。一建議屏四凶。則中央鉗其自由。舉世目爲狂易。近且滅議會。禁黨派。廢自治機關。用純乎政府系之議員以修訂大法。一載以還。清議絕滅。正氣銷亡。遊探滿街。道路以目。新聞之中。至數十口不著議論。有亦祇談游觀玩好無關宏旨之事。或則滿載陳腐說帖塵羹土飯之文。猶且禁錮記者。頒訂條例。既嚴誹謗。復重檢閱。歐洲中古之所未聞。滿洲親貴之所憚發。毀及鄉校。智下於子產。禁至腹誅。計踵乎祖龍。自古爲同。斯誠觀止。則又暴民專制之所不敢爲。而今之君子以爲安國至計者也。惟防民之口。甚於防川。其抑之也至。則其暴發也愈烈。望前路之茫茫。曷隱憂其有極。愚書至此。蓋已爲擲筆三歎。流涕而被面矣。不圖爲同之弊。乃至於此。

愚之草爲此論。非敢有一毫成見也。說者謂國基未穩。民志未安。政府所爲。縱越乎常軌以外。而

爲國家計。似未能責之過苛。是誠然也。蓋共和之名。非國莫傳。國如不存。體於何有。是政府所爲。苟可以由之而國固。而民安。雖無常於共和之道。吾又何求。無如以愚觀之。正如孟氏所言。以若所爲。求若所欲。猶緣木而求魚也。此泛覽乎古今治體而可知也。論治之家。所以深惡夫同者。非於同而必有所惡也。惡夫同之不足爲治也。苟足爲治。則專制政體。至今可留於歐美。彼中人士。決無取流血斷脰以求去之。前舉穆勒之論二黨曰。其一之所以宜存。即以其一之有所不及。此不啻曰異之所以宜存。即以同之有所不及。惟不及云者。人皆以謂同之爲物。本質未良。愚則退一步言之。同而失其爲同。斯爲不及。質之良否。暫不計焉。何以言之。凡爲同者。非一手一足之事也。是必託乎朋類。而朋類以恃其爲同之故。恆從其意而不從其令。語云。其父殺人報仇。其子必且行劫。倡爲同者。木不喜法度。則爲之子者。宜惡法度也尤甚。至是而欲以令齊之。此必不可得之數。是將有暴戾恣睢。壞法亂紀。而以其爲同也。主者莫能問之者矣。夫至國有暴戾恣睢。壞法亂紀者。而莫能問。他非愚所知。以云爲同。已不能副其實矣。凡爲同者。所隸之人材。必也君子少而小人多。君子之同。蓋同其道。小人之同。則同其利。同其道者。以同而異。同其利者。以異而同。夫至有小人之異。伏於其所以爲同。則奸悍傾巧。相賊相害。無所不恣。無所不至。主者將坐視其威福下移。而莫如何。至是能爲同者亦罕矣。又凡爲同者。其必至之勢。首爲蒙蔽。故古之善爲同者。莫如始皇。而李斯趙高二豎子耳。足以持而舞之。蒙恬將兵三十萬。扶蘇以太子之貴。親監其軍。斯高矯詔殺之。彼乃不敢復請。何也。懾於始皇之同也。趙高陳鹿於廷。強指爲馬。羣臣莫不馬之。何也。懾於秦廷之同也。蒙蔽至此。必非爲同者之本心矣。由此而言。同且

莫達於真同之域。遑問良否。蘇子瞻曰：『天之亡人國。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。聖人爲天下。不恃智以防亂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。』此誠深通治道之言。所謂恃智猶言恃同。智有所不及。即同有所不及也。

此觀於吾之外交而可知也。前清之末。當局無能。識者詆其媚外。攻之特甚。而吾權利之未盡喪於滿清之手。未始非輿論之功。又當時封疆大吏。率多老成。與滿廷旨趣。不必劃一。每當國有大計。機至迫切。頗能逕出所見。慷慨上爭。與朝旨忤。所不計也。滿洲末運。賴此而維持者不少。庚子之役。劉張二督之保衛東南。今總統袁公之遮蔽齊魯。明明與政府立異。而舉國食其賜。其大證也。而今又何如矣。愚知外人之敢於要求。遠過於前。政府之畫諾唯恐或後。亦遠過乎前。至輿論何在。則轉飄忽一無所聞。夫清政府以鐵道國有政策。釀起人民之抗爭。以取覆亡。由今思之。國有云者。猶唐虞三代之治耳。乃前則張脈偃興。今而奄奄欲死。雖曰彼此時有未同。而性與習移。亦不至如此其速。此得毋風靡頹洞之秋。國中有大力者。方負國民而趨。使其耳目無自而彰也耶。夫民氣囂張。誠不可尙。而正當有力之公論。亦大足爲國際談判之後援。政府不知所以用之。而日以抑之爲得計。是不謂之政治自殺。焉可得乎。今既議會消矣。新聞死矣。所謂封疆之吏。政府皆視同鷹犬。有事需其口舌。則嗾之言之。又安敢望其抗議。而吾國人無遠識。無毅力。薄於愛國心。加以貪鄙近利。敢爲小人無忌憚之事。倘外交當局不得其人。全國之生命財產。不難於冥冥之中。斷送於一二李完用其人之手。國人至死。且莫知其病症。讀者其勿以愚言爲過激也。國政至專出一門。小人敢於買怨於國人。其術必足以彌縫於首長。同僚知其隱者。其貪勢嗜利之心。大抵相同。又各有以關其口而奪之氣。事勢至此。彼果胡所憚而不爲。孫子曰：善用

兵者。無赫赫之功。愚爲此論。雖逆探未然而以爲必然。亦誠不願不幸而言中。然縱覽古今。橫觀中外。此種傾向。息息而來告。實迫愚不得不表而出之。以警其國人。嗚呼。其所以有此傾向者何也。則好同惡異之一念釀之也。

此又觀於人心而可知也。昔者國人惟以黨人爲憂。以爲黨人不亡。中國即不可治。於是踴躍奮迅。聯爲一氣以排之。愚知釐甯不亂。黨人亦將無側足之地。何也。千人所指。無病而死。一國之人。共厭此物。則其物必無法以自存也。今黨人已星散矣。則國人之所當務。在仍然踴躍奮迅。聯爲一氣。移其對待暴民之心。以整理國事。此應有之心理。亦當然之邏輯也。夫吾夙昔理想中之中華民國。非革命後國人共矢其天良。同排其客氣。無新無舊。無高無下。無老無壯。無賢無不肖。悉出其聰明才智之量。投之總貨棧。如穆勒所言。以安而邦。以定而法乎。今既不可得。革命黨以不勝其排而去矣。然國家者。非革命黨之國家也。革命黨可去。國家終不可去。雖曰國中一部分之聰明才智。勢將隨革命黨以出吾棧。但若其餘者。其矢其天良。同排其客氣。如上云云而進行焉。國事亦奚不足爲理。無如政象之來。又與吾人以反感也。蓋前之排革命黨者。乃集合無數互相排之人。羣排一共通之大敵。公仇未消。私鬪自己。迄大敵去。而其互相排之局立成。數月以來。政情紛擾。大率由此。夫人而至於相排。有天演之公例。運乎其間焉。是乃新進孤立者常去。竊用威福者常留。不然。則前者被吸於後者也。潔廉自好者常去。頑鈍無恥者常留。不然。則前者依違於後者也。爲政有方者常去。黷貨亂政者常留。不然。則前者軟化於後者也。而竊用威福。頑鈍無恥。黷貨亂政者之中。其勢力資望。又各有其等差。自茲以往。少竊用威福者常

去。尤竊用威福者常留。不然。則前者被吸於後者也。少頑鈍無恥者常去。尤頑鈍無恥者常留。不然。則前者依違於後者也。少黷貨亂政者常去。尤黷貨亂政者常留。不然。則前者軟化於後者也。展轉相排。展轉相勝。最後而國家賴以支柱者。亦惟此竊用威福頑鈍無恥黷貨亂政醇乎醇者數輩而已。國政既出於彼。彼乃推類引朋。綦布而星羅。四周於天下。其竊用威福頑鈍無恥黷貨亂政之實。有一不肖己者。則陶而冶之。使之悉合。於是據盡天下之公家機關。以臨吾民者。無往而非所謂醇乎醇者而已。讀者又勿以愚言爲滑稽也。以達爾文之說。施之政治。其例未可逃也。至吾國人相排之局。已至何級。尙非吾人所忍細認。其秉國成者。即當日爲竊用威福。頑鈍無恥。黷貨亂政與否。亦屬問題。然政之所出。確係數頭。餘則被吸者。依違者。軟化者。與夫爲其陶冶者而已。無可疑也。若而輩者。相與爲容頭過身仰事俯蓄之計。亦食其祿。不忠於事。設官千萬。悉同廢料。此外之受排者。憤國事之無可爲。又多出於消極自暴之想。美人醉酒與服賭博之好。與日而俱增。網紀益墮。道德日腐。父兄不能約束其子弟。師長不能導領其生徒。非惟不能。抑又不欲。髮髯已入於日莫途遠之境。祇得共爲其倒行逆施之謀。加以外交無能。利權盡喪。債如山積。而政府舍其飲鴆自殺之圖。別無他計。步武埃及。胡以爲國。雖至愚者。亦能數日而知死所矣。以是不平之聲。滿乎天下。亡國之歎。聞於街衢。而又盜賊橫行。饑饉薦至。商工廢業。物價踴騰。不逞之徒。至死於炮烙。九空之室。更燬於官兵。新聞指斥武夫。則記者橫被桎梏。行軍一遇工廠。則傭女悉被姦淫。觸目皆可傷心。無往而非戾氣。而黨人之遠囑於海外。潛伏於田間。撫髀而太息。乘間而即發者。尙不計焉。以是種種。凡居國中者。終日皇皇。不知禍變將以何時而至。斯誠亂亡

之象也。其所以致此者無他。蘇子瞻之所謂智勇辯力未得其養也。智勇辯力未得其養。以相排者衆也。然相排者。其初又非敢直以己意爲之。必其國有可依之法律。有可承之意旨。然後因緣爲好。相與劫持而出於是。是又無他。政治所從出之地。有以好同惡異之術。操縱天下者也。語曰。涓涓不塞。終爲江河。不圖一術之差。爲害竟至於此。

凡右所陳。乃在證明爲同之弊。果爲同也。有國會不足以爲治。無國會亦不足以爲治。有約法不足以爲治。無約法亦不足以爲治。易而言之。立憲既非所期。專制亦無能爲役。其極也。國不能保。民即於死。而已身若子孫。亦或與之俱殉焉。甚矣術之不可不慎也。有疑愚言者曰。國勢至此。非人力所可挽回。子言誠是。然悉如子意而矯其弊。吾亦未見其可。愚曰。不然。蓋國勢至此者。必有所以致之者也。苟吾一旦見其真因而芟夷之。則其目前之效。縱不能挽現狀而進於良。亦必能障之使不更趨於惡。於是集天下之聰明才力。大公而至正。戮力而同心。以謀所以救弊而補偏焉。謂國事終無可爲。未必然也。蓋國中無一有大力者。欲以其術一天下。因舉天下之人才而鉗束之。困毀之。則賢者無同流合污之嫌。而用其愧怍。智者無逢君張寵之目。而勞其粉飾。凡所謂才。必能自覺其經常正常之徑途。以入乎政事。向之新進孤立者。潔廉自好者。爲政有方者。將不至受人之排以去。且君子小人之道。互爲消長者也。國中多一分正氣。即少一分邪氣。此種端方廉直之士。既有自由發展之地。則竊用威福。頑鈍無恥。黷貨亂政者。亦將不至敢行無度。而絕無所顧忌。且人之欲善。誰不如我。彼之不遜而好利。固非自有生而然也。苟政治清明。無所容其貪詐。自暴之心既除。立功之意即正。則因材器使。功績或較小廉曲

謹者爲尤多。語云。蓬生麻中。不扶自直。是之謂也。至如被吸者。依違者。軟化者。爲其陶冶者。本多飽於經驗長於技術之徒。前之隱忍而不即去。無非屈於交游服食之所自出。不得已而爲之。非所欲也。則一轉瞬間。去其不得已者。而爲其所欲爲者。是能吏萬千。亦待即其地而求之耳。人才既回復其本能。第二要著。乃在假以相當之位置。使之發揮以至於最大限度。於是若者居政府。若者在議會。若者爲新聞。若者辦學校。有一分之才。務得一分之用。毋投閒。毋獵進。用爲所學。學爲所用。於是天下之智勇辯力。各得其所。太息之聲。不聞於隴畔。責任之重。盡肩於匹夫。至是而外人不加敬。權利不可復。民間不知義。國債不可募。工商不知勸。實業不可興。生徒不知奮。教育不可期。愚不信也。愚不信也。然何以致此。曰國人悉除其好同惡異之見則致此。讀者或終疑愚言過於迂闊。當世之人。不必能行。則愚亦謹藏以有待。黃梨洲所謂。如箕子之見訪，或庶幾焉。愚誠無似。亦妄希此。君子曰。爲政有本。不好同惡異。斯誠政之本矣。因論政本。

（錄自甲寅雜誌存稿民國三年五月）